

周秉益

# 田野中走来的竹根雕大师

汤丹文 文/摄



周秉益

去年开始，从田野里走来的象山竹根雕大师周秉益迎来了他收获得奖作品的“大”年——

2013年10月，他获得“浙江省根雕艺术中青年十大名师”称号，作品《福贵齐芳》获得“非遗薪传”浙江根雕艺术精品奖金奖；

2013年11月，作品《醉春》获得中国第十五届根艺石艺博览会“刘开渠根艺奖”金牌；

今年5月，他与学生俞杰共同创作的作品《大白菜笔筒》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这些都是根艺圈内甚至工艺美术圈内顶级的奖项，对周秉益来说，这也是对他从事竹根雕艺术创作30多年最好的回报。



作品陈列

周秉益属龙，出生在象山大徐三角埭村，全名务农。也许父亲对木工那一点点爱好，让周秉益从小十分喜欢画画。当地农村里的宁式大床上的花板、龙凤屏往往能让他注目许久，沉浸其中。

周秉益至今还记得，当时初中毕业举办典礼的教室里，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大大的《梅花报春图》。这也许是是他第一幅示人的美术作品。

初中毕业后，周秉益跟表兄做了2个多月的油漆工，虽然学做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漆”，与美术也搭点边，但终究是“吃人饭”的活，自己也没有多大兴趣而作罢。虽然当时家里不甚富裕，但周秉益的父亲并没有让他这个周家的第6个孩子过早地去独立谋生。也许在老父的眼中，他注定是个吃“文饭”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初，象山县文化馆开办了当地第一期美术培训班，当时的授课老师中有后来成为宁波市文联主席的油画家陈继武。周秉益报了名，接受了美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最初的熏陶。短短几个月下来，培训学生中他的专业课成绩数一数二。但毕竟只是初中毕业，很多一同培

训的学生后来去考美院了，而他只得回到了大徐农村的家中。

不过，这次培训的经历让周秉益与竹根雕有了一次奇妙的“邂逅”。当时，文化馆下面开设了一家工艺美术公司，象山最早一批搞竹根雕的前辈诸如郑宝根、何幼真都在那里。当周秉益看到那些化腐朽为神奇的竹根雕作品时，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二话没说，他从宁波桑洲的一位打铁匠那里定制了全套的雕刻工具，开始了伴随其一生的竹根雕从艺生涯。

那时的周秉益是个自由职业的文化“打工者”。从艺首先得学会生存，那时的他，职业和身份不断转换：他有时是去工艺美术公司教学的老师，画广告、画舞美；有时是去山间野外遍寻原料、为公司做计件竹根雕产品的艺匠；有时是行走乡间为寺庙里佛堂画些线描布画、雕佛像金身的画师……

很难想象仅有基础美术知识的周秉益如何一点点通过摸索在竹根雕甚至油画方面无师自通。为了增强雕塑的造型能力，他用小学生的橡皮泥反复练习。学人体解剖学、运动学，他买来书自学油画、色彩学、美学，他把父母兄弟、乡里乡亲作为画肖像的对象，一段时间后竟也游刃有余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内掀起了下海经商的热潮，这股风多少也吹到了当时象山这座滨海

## 邂逅根艺 无师自通

小城。周秉益和他的姐夫一起开了一个特种古董美术工艺厂，主要为台商生产定制的佛龛。那时，周秉益创作了老子寿星、观音等许多传统题材的竹根雕作品，每年去广交会卖个几千元钱也是蛮开心的事。

这个时代也是象山竹根雕飞速发展的时代，涌现了许多从事竹根雕艺术品生产的企业，象山也被誉为“中国竹根雕之乡”。但没过几年，这股风头就减弱了。许多从业者另谋出路，或者转行做了古旧家具生意。1994年，周秉益也“下海”与人合股，在丹城步行街上开了一家滨海娱乐中心，当起了演歌厅的老板。那几年，虽然也断断续续做了几件竹根雕，但只是偶尔为之了。

几年下来，娱乐中心走上了正轨，似乎不用他操心了，但周秉益的心一直不踏实，用行话来说就是感到很空。而这“空”的原因是与竹根雕创作渐行渐远。



《母与子》

##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来，给观者以更多的想象空间，突出主题思想，从而使作品形神兼备。

周秉益心里十分明了：“艺术不是为明天做的，是为后天做的”，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命力就是造型与题材的创新，当然，这一切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一些传统题材的竹根雕作品上，周秉益追求的是传统艺匠的“工”、“意”，也就是刀法的运用，线条的流畅，雕工的精美。而他的一些现代作品则更讲究形式上的美感。

2006年，周秉益被评为第三届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尔后又被评为第二届中国根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从事竹根雕30多年，他创作的50余件作品在国家级、省级、国际性展览评比中获金奖，业内人士称他为“获奖专业户”。他不仅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金奖得主，中国根艺美术最高奖“刘开渠根艺奖”、传统工艺美术“天工奖”金奖得主，自然也成为象山竹根雕创作领军人物之一。他还在中国工艺美术期刊发表了《竹根雕的当代价值》、《传统技艺与创新》等论文，许多作品被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和海内外名人行家收藏。2008年，中央电视台9套专题报道了他的艺术创作经历。

谈起创作过程，周秉益告诉笔者，当时，他的脑海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创作这样一个意象的作品，而符合自己构思立意的材料却迟迟没有寻获。最后他还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心仪的竹根，“这件作品动刀后，不到三四天就完成了，但找这个材料却花了20多天”。

竹根雕创作过程中讲究的是手、眼、心并用，但在周秉益眼里，要创作一件满意的作品，最关键还是在于立意。他说，竹根雕从选材、立意、意象产生，到构思布局、取舍、打胚、修光、调整统一、抛光上油，创意的灵魂最重要。创作者需要关注哪些地方是多余的，哪些地方要着力表现刻画，哪些似是而非的形象要保留下

至今，周秉益已创作了上百件作品，题材涉

及渔樵耕读、文房四宝、佛道人物、文人雅士、历史典故、昆虫花草、传统器物等，不一而足。而他的作品也从单个的形象向多个形象的组合嬗变，甚至已开始琢磨如何在竹雕上体现类似《四妃十六子》、《捣练图》等古代名画的场景。

“我始终相信，搞艺术是靠作品说话的，19岁入这一行，想的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得完美。”周秉益坦言，自己是从泥土里跌打滚爬出来的，更是“绝处求生”的艺者。所谓“绝处求生”，就是像他这样的出身从事艺术创作的，摸索的过程中酸甜苦辣，冷暖自知。而他更明白的是，竹根雕业界竞争激烈，所制作品大同小异，更需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内容到形式、从技艺到创新，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思想内涵、个性风格。只有这样，方能生存进取，屹立不倒。

现在，周秉益早已桃李芬芳，带出了很多学生从事竹根雕创作。对他来说，如果做点平常讨巧的竹根雕产品，仅凭几个老客户，一年赚个四五十万没什么问题。但他目前最想做的事是沉下心来，创作100件能体现自己创意和水准的作品，办个竹雕艺术陈列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竹根雕这门艺术，感受其中的魅力。

## 戏曲传承有喜有忧

全市第三届青年演员（戏曲组）比赛述评

友燕玲

不久前，宁波市举行了第三届青年演员（戏曲组）比赛。来自市小百花越剧团、甬剧团、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鄞州区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宁波市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的5家专业艺术院团的47名专业演员参加了比赛。三场比赛，反映出宁波目前戏曲人才的整体风貌：新生代演员成为剧团的新鲜血液，但水平参差不齐；地方戏剧种涌现出实力不凡的拔尖人才；越剧人才虽有少数出众，但总体成长缓慢。

新生力量崭露头角。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大的40岁，最小的18岁。70年代的参赛选手4名，80年代的18名，而90年代的则有25名，90后占总参赛人数的一半以上。几乎每支队伍中，都有90后的新生代演员，他们给剧团带来了新鲜血液，当中不乏有灵气的可造之材。比如姚剧团的小生演员章旺、市小百花越剧团的吕派花旦徐秋英、老生演员邢步青，都是刚从艺校毕业不久的90后，他们唱腔、身段等基本功扎实，把握人物情感恰到好处。但多数90后演员整体来看还略显稚嫩。应该说，此次比赛展现了宁波戏曲专业表演团体传承发展上继有人的面貌。

地方戏剧种演员培养成绩显著。甬剧和姚剧作为宁波的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备力量的培养成为剧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近10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甬剧团和姚剧团先后定向培养了一批学员，此次比赛获金奖的就有两位曾是当年的甬剧学员。苏醒凭借根据锡剧同名折子戏改编的甬剧《珍珠塔·跌雪》，以唱做并重的完美表现获得全场最高分；贺磊以《宁波大哥·祭坟》参赛，情感饱满，唱腔富有韵味。姚剧团的章旺、沈迎湾同样是剧团定向培养的学员，进团尚不到一年，在比赛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他们的参赛剧目分别是《珍珠塔·跌雪》和《情探·阳告》。这类移植剧目，尽管本身地方戏韵味不足，但给了演员极大的表现空间。

越剧人才成长略显滞缓。越剧是浙江的大剧种，在宁波也是主流剧种。三场比赛展现出目前宁波越剧人才队伍相当完整、表演丰富的特点。但就人才本身来说，拔尖人才不多，总体成长缓慢；后续人才中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获得金奖的七位演员中，仅有三位是越剧演员，这与剧种本身所处的地位非常不符。从以往来看，越剧演员的基本功历来都强于甬剧和姚剧，但本届比赛中，基本功的优势在越剧演员身上大不如前。有的演员尽管选择了唱做并重的折子戏，但是基本功不过关反而成为硬伤，反倒影响了发挥。市小百花越剧团的老生邢步青，尽管因为超时被扣分，排名略靠后，但从其唱、做、表来看，都显示出是一位难得的老生。不过后续人才中，这样的好苗子并不多。有的小演员表现人物的手段过于单一，展示的只是嗓音条件，而人物塑造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否则人物情感的表达也就无法淋漓尽致。这是多数新生代演员需要在今后的舞台实践中去学习和领悟的。

本次大赛，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我市戏曲界后备力量的充实和成长，但整体依然不容乐观，拔尖人才太少。此外，宁波市平调艺术传承中心只有越剧演员、没有平调演员参赛，令人十分遗憾。



(资料图片)

《红颜》



### 文坛艺苑点将录

## 我生命中的三天

——赵柏田

### 自述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专兼职体育教师，兼校外武术队教练。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头，外面世界轰轰烈烈地行进中，我的20岁也在懵懵懂懂中登场了：白天带着学生顶着大太阳奔跑，练单杠、跳马、各种滚翻；一到傍晚，就是练习时间，扎牢马步，拿枪使棒，把操场角落的一棵大樟树当作对手，练习铲蹬勾踢各种腿法。

每天的开始是在操场，结束也是在操场，我喜欢这奔跑的日子。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我的今生几乎已经被规定好了。

突然的机缘出现在1991年夏天，我从一个中文系刚毕业的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书，《诗歌总集》，是诗人巴勃罗·聂鲁

达写拉丁美洲历史的一本诗集。我还记得读完第一章《大地上的灯》，我就被击中了，或者说被那样一种语言俘获了，劫持了。“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雷鸣，以及星空下的潘帕斯草原。”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另一种语言可以如此准确、如此深情地说出人的情感，这种语言与我正在过的粗粝的日常生活无关，它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书的借期只有三天，那么厚的书，我根本来不及读完它，我陷入了没日没夜疯狂地抄写中。三天后，好像已有什么变化在我内心生成，或者说，有一颗种子秘密

着床了。从那以后，操场角落那个浑身大汗的拳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坐在窗口大声吟诵《马楚·比楚高峰》的年轻人。他已经被那样一种美俘虏，他甚至已经抱定了书写这个时代生活的梦想和野心。顺便说一句，那个夏天还有一本让我读得颤抖的小说也来自神奇的美洲大陆，《霍乱时期的爱情》，作者是马尔克斯。

1994年春天，我离开了我奔跑6年的操场。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在两个美洲诗人的启迪下写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惠特曼——那本叫《我们居住的年代》的书里，我开头的第一个句子是：“我喜欢……”这是我选定的另一条路，我想是我喜欢的。

(严龙 整理)

赵柏田，当代作家。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城关上菱池村。已出版长篇小说《赫德的情人》、《让良知自由》，小说集《纸镜子》、《站在屋顶上吹风》，散文集《时光无涯》、《远游书》等十余部著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十月》散文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散文类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宁波市文联创研室主任、宁波市作协副主席。

